

> 美食

食菌记

□ 杨杨

爷爷一早就出门了,披着蓑衣,戴着草帽,还背了一个半人高的背篓。等他回来的时候,背篓里就装满了花花绿绿的野生菌。

奶奶去菜园子里摘葱,我忙着去田埂上摘南瓜叶。葱是用来炒菌的,南瓜叶是用来洗菌的。吃过或者见过野生菌的人都知道,野生菌娇嫩,因为生长在泥土里,所以根部总是带着泥。南瓜叶长满毛茸茸的倒刺,是天然的刷子,用来洗菌再好不过。

家里的狗见我们围在一起洗菌,也过来凑热闹,被我轰了回去。奶奶一边洗着葱,一边问我,蒜剥了没?剥蒜是吃菌的另一道准备工序,在我们这里,炒菌必炒蒜。这跟炒青菜不一样,炒菜加蒜是为了增香,炒菌加蒜却是为了验毒。

很多野生菌是有毒的,可这种毒却没有规律。即使是去年吃过的熟悉的菌,今年再吃,保不准也会中毒,简直防不胜防。可毒归毒,菌子总是要吃的,于是有人发明了用大蒜验毒——古人用银针试毒,银针黑了,说明饭菜有毒。同样,大蒜黑了,也说明菌里有毒。胆小的人,到这一步就停下了,把菌子倒了,换个心安。可胆大的人就不一样了,他们往往讲究策略,即使少量多次食用,冒着中毒的风险也要把菌子吃完。

奶奶要更谨慎些,毕竟手里攥着全家人的性命。她先把菌放进装有小

苏打的盆里浸泡两遍,再把淘洗干净的菌挤出水分。尽管这样做会让菌失去原味,可奶奶说,这样也能去毒。于是经过高温、焯水、挤干等一系列的操作之后,菌子总算可以下锅了。

奶奶烧了热油,先把大蒜和红葱下锅,再倒入菌子爆炒。这是家常做法,要是不嫌麻烦,还可以杀只鸡,把鸡汤炖得金黄油亮,再把菌子放进去煮,味道会更加鲜美。等菌子上桌,我们便尽情享受这大自然的馈赠。可惜这馈赠是有风险的,运气不好的时候,甚至会要人命。

奶奶吃过饭就回屋了,一直没出来,我在客厅看电视。以往这个时候,我精力是最旺盛的,可今晚眼皮总是“打架”。我费力回忆着昨晚是几点睡的,还没等想出个所以然,肚子里忽然一阵翻江倒海,我一张口,“哇”地一声吐了出来。

爷爷摸摸我的脑袋,不紧不慢地从抽屉里拿出牛黄解毒片,又递过来一块红糖。这同样没有科学依据,好在我中毒不深,没有看见“小人儿”。我和爷爷几乎同时想起了奶奶,她那么久没有动静,会不会也中毒了呢?

里屋的灯亮着,奶奶背对门口,不知道在做什么。我轻手轻脚走过去,见奶奶双手在半空中乱舞,她不停地重复同一个动作。爷爷说,这是

在绕毛线呢。我“扑哧”一声笑出来,可奶奶似是没听见一样,依旧做着相同的动作,连一眼都没有看我。

在那个“兵荒马乱”的夜晚,我们全家被野生菌折腾得够呛。爷爷打着手电上卫生所把小姑娘喊回来,我们一人挂了一瓶针水,我好歹还清醒着,可奶奶却对着空气绕了一整晚的“毛线”。

这件事已过去了多年,但这次食物中毒让我记忆犹新。当时没当回事,而今想来真是“憨胆大”。这些年那么多吃菌中毒事件不断地在敲警钟:对野生菌的识别、烹调一定要慎之又慎,不然轻则损害健康,重则危及生命。



《父亲》程贤钧 作

> 天伦

蒲扇情

□ 韦耀武

“扇子有风,在我手中。想借扇子,等到秋冬。”我小时候,人人家中都没有电扇、空调,蒲扇是家家必备的纳凉工具。

天快黑时,暑热未消,房间似蒸笼。匆匆吃过晚饭,摆下碗,我就忙不迭地往村头的大柳树那儿跑。大柳树是一棵有两百多年历史的老树,此时,树下早已坐满了人,大人们人手一把蒲扇,边聊着家常,边摇着蒲扇,凉风扑面,好不惬意。

我们这些孩子有时候会凑在大人身边蹭凉风,更多的时候是玩“藏猫儿”。几人藏一人寻,游戏到了高潮时,我们肆无忌惮的笑声响彻了半边天空。但是,二爷一来,我们立马停止了游戏和打闹。二爷似磁铁,把我们都吸引到了他身旁。

二爷穿白色短袖圆领衫,笑咪咪的。他有一把蒲扇,这把蒲扇不知陪伴他有多少年了,扇柄呈黑色,扇叶有黄有黑,蒲扇的外沿用布包裹着做了护边,布的颜色早已无法辨识。二爷轻摇着蒲扇,似持羽扇戴纶巾的周瑜,有时候,蒲扇又被他插在腰后,蒲扇与二爷形影不离。

二爷还离大柳树老远的时候,小伙伴们就已经看见了他,接着一声吆喝:“二爷来咯。”大家伙一窝蜂地围住二爷,柱子抢过二爷的蒲扇,朝着二爷使劲扇着,边扇边说:“二爷二爷,赵子龙到底把阿斗救出来没有?”

“阿斗倒是被救出来了,只是糜

夫人……”

二爷沉吟片刻,接着往下讲。现场静下来,只有二爷抑扬顿挫铿锵激昂的讲述声,以及蒲扇扇动时的风声,连蚱蚱都停止了鸣叫。不知不觉,月上柳梢,村中传来父母叫自家孩子回家睡觉的喊声。此时,二爷会说:“欲知后事如何,且待明日分解。”我们这才依依不舍地散去。

那些夏夜,蒲扇的风逐去了夏的酷热,二爷讲的故事成了我的文学启蒙。桃园三结义、智劫生辰纲、秦琼卖马……一个个人物,一个个故事,让日子五彩缤纷。

二爷是我在县城读高二那年离开我们的,听人们说,陪伴二爷一起入殓的还有那把蒲扇。

我的高考是在七月。高考前一天,父亲从七十多公里外的老家赶到县城来陪我,与父亲一起来的还有他手中那把蒲扇。

父亲在学校旁边找了个小旅馆。20世纪80年代的县城,没有空调,房间天花板的正中吊着台吊扇。吊扇老旧,开起来轰轰作响,浑身颤抖,让人忧心它随时有可能会掉下来。电扇开了一会儿,父亲说这电扇吵死人了,会吵得我睡不好。父亲说着把电扇关了。

房间燥热,父亲打了两盆水放在房里帮助降温,然后他搬了椅子坐在我的

床边,手里的蒲扇一刻不停地为我扇着风。我说不热,让他停了休息会儿,父亲只说他不累。

父亲边扇着蒲扇,边和我说起了他的过往。父亲说,他没读过书,种了大半生地,种地的所有苦和累他都尝遍了。从父亲的话语中,我能感受到,他是不希望我和他一样,一辈子以务农为生。说完了苦,父亲又说现在农村条件好了,农民自由了,有了自己的田地,相信以后条件会越来越好,其实当个农民也没啥不好。父亲的言下之意我也明白了,要是我考不上大学,不要怕,回农村也照样能生活。在父亲的蒲扇带来的习习凉风中,我进入了梦乡。

第二天一早醒来,父亲倚在我床头,眼睛微闭着,貌似是睡着了,但手里的蒲扇却还在一上一下不规则地扇动着。我叫了声“爸”,父亲一下惊醒过来。我知道,这一夜,他为我扇了一夜的风,没睡。

我去考场,父亲送我到校门口,一路上他手中的蒲扇始终没停过。进了校门,没了父亲的蒲扇,竟突然觉得莫名地有些燥热。我往前走,没敢回头,我知道父亲手里的蒲扇现在才算是为他自己带来了清凉。

如今,蒲扇已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,但蒲扇情始终铭刻在我心中。

> 旧事

橘子味的夏天

□ 李娅梅

最近,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和我聊天,说到夏天这个话题时,她突然问我夏天是什么味的。听到这个问题,我的脑海中有不同的答案一一闪现,但“吡吡”的冒泡声、带着橘子香的呛鼻味、嘴里爆开的酸爽感,让答案变得明确。

儿时,橘子汽水是小卖铺的当季招牌,就连热销的零食都得往后站。午后的艳阳毫不留情地炙烤着大地,我在屋瓦下的阴凉处走着,感觉这条道比平时走得还要漫长。终于,装着各类饮品的冰柜在我的脚步声中慢慢露出全貌,我小跑几步冲到冰柜前,看到满满一层的汽水,一种安全感油然而生。我从中拿出一瓶汽水,发现不够凉,我又往里摸了摸,都没有我想要的冰凉感。

“都是刚刚放进去的,就怕你们小孩贪凉。”老板看出了我的想法,在一旁摇着扇子说道。我挑了其中有点冰凉的,找一个台阶坐下,用吸管猛地喝上一口,清凉舒爽。我举起汽水瓶,橙黄透亮的液体在阳光下泛着粼粼波光。尽管黄色是暖色调,但一想起橘子汽水,我却觉得它是清爽的冷色调。

在夏天,橘子汽水永远是卖得最快的饮品,如果来得晚了,上一秒还是勾肩搭背的朋友,下一秒就会为了一瓶汽水而“决战”。一到暑期,汽水总是供不应求,小卖铺成了孩子们待得最久的地方。我常常可以看到有人为了选择零食还是汽水而犯难,五毛钱可以买上很多的零食,但是看到其他人手里的汽水又会眼馋。有时,我和朋友因为贪吃,把零花钱花光了,就想办法拿废品换钱买汽水。运气好的话,可以在家里翻出一两个空的啤酒瓶,我们拿着去换钱。运气不好的话,我们还能找找家里的其他空瓶子和纸箱,也能拿去卖废品。如果两人的钱只够买一瓶汽水,我们会往瓶子里插上两根吸管,坐在一起慢慢品。有了汽水的调味,夏天也变得不那么难以忍受了。

橘子汽水不仅在孩子圈风靡,大人也喜欢干完农活来一瓶解渴。白开水过于平淡,果汁又过于甜腻,汽水结合了两种饮品的优点,而且空瓶子还可以回收换钱。但妈妈却是个例外,她常常把“白开水是最好的饮料”这句话挂在嘴边,我想她一定是没有尝过汽水的好就下了定论。

有一次,我趁着妈妈快要 from 田地里回来时,把她放在桌上晾的水藏了起来,换上常温的汽水。我躲在里屋透过门缝看着妈妈用草帽扇着风走进屋,看不到她的水,又满屋找,最后她皱着眉,极不情愿地拿起那瓶汽水喝了一口,只见她眉头渐渐舒展开来,她又对着汽水瓶端详了一番,接着仰头喝了一大口。等妈妈去做饭时,我佯装从外面刚回来,我拿着空的瓶子跑去问妈妈:汽水怎么没有了?妈妈镇定地承认她喝了。我忙问:“好喝吗?”她看着我希冀的眼神却故意摇头。但后来,我总是把汽水一分为二,一半留着下午喝,剩下的等和朋友一起玩时喝。我常常看到留下的一半消失了,我猜想一定是妈妈趁我不在时喝了。我看破不戳破,也希望妈妈可以尝尝她童年里缺失的乐趣。

时值盛夏,我再次品尝橘子汽水,却发现尝不出儿时纯粹的快乐了。现在已有了更多品牌的冷饮,橘子汽水已成为一代人的回忆。多想再开一瓶汽水,我就能回到那个以橘子汽水为乐趣的童年的夏天呐。